

论文献记载的唐宋词真迹之价值

刘荣平

(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唐宋词真迹今天已很少见,古籍文献特别是唐宋文献对唐宋词真迹的记载,可视为是唐宋词真迹保存的一种方式。文献记载的唐宋词真迹,在校勘、还原、鉴赏方面有一定的价值,如李煜《临江仙》词的创作场景,黄庭坚《念奴娇》词“爱听临风笛”之“笛”、《西江月》词“杯行到手莫留残”之“莫留残”,秦观《踏莎行》词“杜鹃声里斜阳暮”之“斜阳暮”等。词人词作真迹的记载,不仅可以据之考察词作初创之面貌,还可以考察词人笔迹,了解其书法水平,并进一步考察词人人品、情趣。

关键词:唐宋词真迹;价值;校勘;还原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21)02-0174-08

Value of authentic works of Ci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n documentary records

LIU Rongp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Authentic works of Ci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re rare today. The recording of the authentic works of Ci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n ancient books, especially in the Tang and Song literature, can be regarded as a way to preserve the authentic works of Ci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authentic works of Ci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recorded in the literature are of certain value in collation, restoration and appreciation, for example, the creation background of Li Yu's Lin Jiang Xian, 'di' in 'ai ting lin feng di' of Nian Nu Jiao, 'mo liu can' in 'bei xing dao shou mo liu can' of Xi Jiang Yue written by Huang Tingjian, 'xie yang mu' in 'du juan sheng li xie yang mu' of Ta Suo Xing, written by Qin Guan. The authentic records of Ci can not only be used to study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Ci, but also be used to study the handwriting of the poet, to understand his calligraphy level, and to further study the character and taste of the poet.

Keywords: authentic works of Ci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value; collation; restoration

唐宋词的真迹流传到今天,已经很少了。即使在宋代,像苏轼这样的名人真迹也不易得。如李光《庄简集》卷二云:“东坡真迹,多为有力者取去,所存但摹本耳。”^[1](第1128册,第451页)] 各类文献中对唐宋词真迹的记载,应视为对唐宋词真迹保存的一种方式。所谓唐宋词真迹,是指唐宋词人书写自己词作的手迹,他人书写的非唐宋词作者

本人的词作不能当作唐宋词真迹。今天学术界对唐宋词真迹是有所关注的,如王兆鹏教授《山谷行书和东坡草书〈赤壁怀古〉词石刻的真伪及文献价值》一文,通过对东坡草书赤壁词的研判,考证“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应作“笑谈间、檣櫓灰飞烟灭”,得出“强虏”是南宋人所改、藉以影射金人的结论,这对我们了解苏轼赤壁词原貌

很有帮助。^① 未见有专文探讨唐宋词真迹如何作用于研究唐宋词,更未见有专文探讨文献记载的唐宋词真迹如何作用于研究唐宋词。肖鹏教授《宋词通史》一书配有29帧诗文真迹图片(含拓本),无一帧宋词真迹图片,说明宋词真迹一图难求。因此,文献记载的唐宋词真迹在词作校勘、还原、鉴赏上更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兹分别论述。

一、校勘价值

校勘家最重臚列异文,唐宋词真迹的文字最具说服力,有些真迹可以帮助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一经看到真迹有些问题便豁然开朗。唐宋文献中对唐宋词真迹的记载,可信度较高,但不同书籍对同一真迹的转录,也会出现文字上的差异,当再予以辨别。

真迹记载的词作,往往与刻本、刊本文字上有差异,这种差异有可能是作者对词做最后修订造成的,也可能是词集编纂者的修改,也可能是传写过程中的误录误改。如果将真迹记载的词作与传抄本、刻本、刊本作比对,当别有会心之处,有的真迹记载的词作上还能看出作者本人的修改过程。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记载:

鲁直在戎州作乐府曰:“老子平生,江南江北,爱听临风笛。孙郎微笑,坐来声喷霜竹。”予在蜀见其稿,今俗本改“笛”为“曲”以协韵,非也。然亦疑“笛”字太不入韵,及居蜀久,习其语音,乃知泸、戎间谓笛为“曲”。故鲁直得借用,亦因以戏之耳。^[2]

黄庭坚《念奴娇》词“爱听临风笛”之“笛”,《全宋词》作“曲”,当是依所据版本。据陆游对泸、戎间语音的考察,方知川音读“笛”为“曲”,不但可以押韵,黄庭坚还有戏作之意。陆游读懂了此词,若无真迹上的证据,则黄庭坚用“笛”字且有以游戏态度作词的原初状态,就不为人知了。此“笛”字确有校勘价值。《彊村丛书》本《山谷琴趣外编》据南宋闽刻本作“曲”。

张端义《贵耳集》卷下:

少游郴阳词云:“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知何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诗话》谓“斜阳暮”语近重叠,或改“帘栊暮”,既是“孤馆闭春寒”,安得见所谓帘栊?二说皆非。尝见少游真本,乃“斜阳树”,后避庙讳,故改定耳。山谷词:“杯行到手莫留残,不到月斜人散。”《诗话》谓或作“莫留连”,意思殊短。又尝见山谷真迹,乃是“更留残”,词意便有斡旋也。^[3]

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九:

山谷词云:“杯行到手莫留残,不道月明人散。”尝疑“莫”字不安,昨见王德卿所收东坡书此词墨迹,乃是“更”字也。^[4]

秦观手迹“斜阳树”,因避讳而被后世改为“斜阳暮”。黄庭坚手书真迹上“更留残”,张端义、王若虚是宋、金两个不同朝代的学者,他们的记载都是“更留残”,可以确证真迹上是此三字。经张端义的判读,“斜阳树”“更留残”词意更佳。《全宋词》作“斜阳暮”而不是“斜阳树”,确有可商之处。周义敢等《秦观集编年校注》亦作“斜阳暮”,并指出郴州苏仙岭摩崖石刻米芾书此词作“残阳树”。《全宋词》作“更留残”不作“莫留连”,是恰当的。《彊村丛书》本《山谷琴趣外编》作“莫留残”,稍不足。

有些词虽存真迹,也有石刻,还有刻本,今天编纂总集时到底取哪一种,一般来说应据真迹录入,但是刻本如胜过真迹是否考虑据刻本录入,或可考虑。如据优胜之本录入,另据真迹校勘,当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

周必大《益公题跋》卷五《跋汪逵所藏东坡字》:

右苏文忠公手写诗词一卷、《梅花》二绝,元丰三年正月贬黄州,道中所作。“昨夜东风吹石裂”,集本改为“一夜”。

^① 王兆鹏教授《山谷行书和东坡草书(赤壁怀古)词石刻的真伪及文献价值》:“与山谷行书赤壁词互证,东坡草书赤壁词的文本有可信度,即便字不一定是苏轼所写真迹,内容应是苏轼所作。”(《岭南学报》复刊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425-451页。)所以说,苏轼草书赤壁词是否是真迹,还要存疑。本文所言真迹一定是作者本人所书写,王兆鹏教授此文对本文观点可提供支持。

二月至黄,明年定惠颀师为松竹下开啸轩,公诗云“喧喧更诋诮”,“更”字下注:“平声。”而集本改作“相诋诮”,“嘻笑”之下自添一联云:“嵇生既粗率,孙子亦未妙。”今集本改作:“阮生已粗率,孙子亦未妙。”按阮籍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长啸而退,而半岭,闻有声若鸾凤响岩谷,乃登长啸也。嵇康虽有“永啸长吟,颀神养寿”之句,特言志耳。其用阮对孙无疑。某每校前贤遗文,不敢专用手书及石刻,盖恐后来自改定也。《水调歌头》题:元丰七年三月二十五日黄州,已刻石于公法帖第一卷,远方无良工,失真远矣。^[5]

苏轼的稿本付梓时当经过他最后的斟酌修改,故他的部分诗词集刊本胜过稿本。上引“一夜”胜过“昨夜”,“相诋诮”胜过“更诋诮”,一看便知。“嵇生”之“嵇”,当是笔误,故刊出时改成“阮”,所以周必大说:“某每校前贤遗文,不敢专用手书及石刻,盖恐后来自改定也。”确为有得之言。即如石刻,又有另当别论之处,如偏僻地方刻工水平不高或态度马虎,不免会出问题,故苏轼有“失真”之叹。所以,手书和石刻有时有文物价值,人多以为宝,但就其校勘价值而言,应视具体情况而论。

费衮《梁溪漫志》卷八:

绍兴间,韩蕲王自枢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马数童,飘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遥望苏仲虎尚书宴客,蕲王径造其席,喜甚,醉归。翼日折简谢,饷以羊羔,且作二词,手书以赠,苏公缄藏之,亲题其上云:“二阙三纸,勿乱动。”淳熙丁未,苏公之子寿父山丞太府携以示蕲王长子庄敏公,庄敏以示予,字画殊倾款。然其词乃林下道人语,庄敏云:“先人生长兵间,不解书,晚年乃稍稍能之耳。”其一词《临江仙》云:“冬看山林萧疏净,春来地润花浓。少年衰老与山同。世间争名利,富贵与贫穷。荣贵非干长生药,清闲是不死门风。劝君识取主人公。单方只一味,尽在不言中。”其一《南乡子》云:“人有几何般,富贵荣华总是闲。自

古英雄都如梦,为官,宝玉妻男宿业缠。年近衰残,鬓发苍浪骨髓干。不道山林有好处,贪欢,只恐痴迷误了贤。”世忠上。^[6]

楼钥《攻媿题跋》:

《跋韩忠武王词》:嘉定改元,庄敏公次子枢密副都承旨带御器械杖,以二词石本见示,益信《梁溪》之说,但词中一二字不同耳。^[7]

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九:

韩忠武王以元枢就第,绝口不言兵,自号清凉居士,时乘小驷放浪西湖泉石间。一日,至香林园,苏仲虎尚书方宴客,王径造之,宾主欢甚,尽醉而归。明日,王饷以羊羔,且手书二词以遗之。《临江仙》云:“冬日青山潇洒静,春来山暖花浓。少年衰老与花同。世间名利客,富贵与贫穷。荣华不是长生药,清闲不是死门风。劝君识取主人公。单方只一味,尽在不言中。”《南乡子》云:“人有几何般,富贵荣华总是闲。自古英雄都是梦,为官,宝玉妻儿宿业缠。年事已衰残,鬓须苍苍骨髓干。不道山林多好处,贪欢,只恐痴迷误了贤。”^[8]

费衮据韩世忠真迹录入韩氏词二首,当最为可信,但楼钥所见石本,已有一二字不同,至周密《齐东野语》所录不同之处已有十处。就词的内容来说,周密《齐东野语》所录二词,已远胜费衮《梁溪漫志》所录二词。《全宋词》是据《梁溪漫志》录入二词,但未据《齐东野语》校勘,当然从文献角度来说,《全宋词》做法没有问题,因为总集编纂不可能做太多的校勘,且有尊重底本的需要,不过如据《齐东野语》校勘就更好了。

二、还原价值

李煜《临江仙》真迹,宋人曾见到,并围绕此词真迹做了一番考证,终于弄清真迹的相关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李煜作此词时的时空场景。

蔡绦《西清诗话》云：

南唐后主围城中作长短句，未就而城破：“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曲栏金箔，惆怅卷金泥。门巷寂寥人去后，望残烟草低迷。”余尝见残稿，点染晦昧，心方危窘，不在书耳。^{[9]403}

蔡绦是第一次提到李煜《临江仙》词真迹的人，并录出残词，见残稿字迹晦昧，推测李煜作此词时心境危窘，意不在书写，但他未说明是如何获得李煜词真迹的。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七：

宣和间，蔡宝臣致君收南唐后主书数轴，来京师，以献蔡绦约之。其一乃王师攻金陵城垂破时，仓皇中作一疏，祷于释氏，愿兵退之后，许造佛像若干身，菩萨若干身，斋僧若干万员，建殿宇若干所，其数皆甚多，字画潦草，然皆遒劲可爱，盖危窘急中所书也。又有看经发愿文，自称莲峰居士李煜，又有长短句《临江仙》云：“樱桃结子春归尽，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罗幕，惆怅卷金泥。门巷寂寥人去后，望残烟草低迷。”而无尾句，刘延仲为补之云：“何时重听玉骢嘶？扑廉飞絮，依约梦回时。”^[10]

张邦基说明了蔡绦是如何获得李煜词真迹，乃蔡宝臣向蔡绦敬献。同时敬献的还有李煜的一篇疏文，另有发愿文，另有《临江仙》残词。他的观感是“字画老草”“遒劲可爱”，仍判断是“危窘急中所书”。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

苕溪渔隐曰：“余观《太祖实录》及《三朝正史》云：‘开宝七年十月诏曹彬、潘美等率师伐江南，八年十一月拔升州。’今后主词乃咏春景，决非十一月城破时作。《西清诗话》云后主作长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言非也。然王师围金陵

凡一年，后主于围城中春间作此诗，则不可知，是时其心岂不危窘？于此言之，乃可也。”^{[9]403}

胡仔认为，《西清诗话》判此词乃李煜在金陵城破时所作，不确。因为《西清诗话》并未明言此词是金陵城破时作，只是说李煜心境“危窘”时作，但“危窘”一词易使人想到金陵城破之时。胡仔据《临江仙》词描写春景，推测李煜是在春天作此词，是金陵被围的那一年的春天，被围之时李煜的心境是“危窘”的，如此解释他认为比较合情合理。

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三：

蔡绦作《西清诗话》载江南李后主《临江仙》，云“围城中书”，其尾不全。以余考之，殆不然。余家藏李后主《七佛戒经》又杂书二本，皆作梵叶，中有《临江仙》，涂注数字，未尝不全，其后则书李太白诗数章，似平日学书也。本江南中书舍人王克正家物，后归陈魏公之孙世功君懋，余陈氏婿也。其词云：“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轻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罗幕，惆怅暮烟垂。别巷寂寥人散后，望残烟草低迷。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后有苏子由题云：“凄凉怨慕，真亡国之声也。”^[11]

陈鹄依据李后主《七佛戒经》、杂书二本，判断《临江仙》词不是围城中所作，似是李煜平日学书所作，并录出《临江仙》全词。关于李煜亲书的《临江仙》词的各种推测，当以陈鹄所言为可信，但他提到的《临江仙》词是否为李煜真迹，他未能判定。笔者觉得一来此词有全篇，二来李煜佞佛，故有《七佛戒经》，三来有涂注数字，此词为李煜真迹的可能性较大。王仲闻校订《南唐二主词校订》收《临江仙》词于《附录二》，表示对此词的李煜著作权存疑。

前面提到的秦观《踏莎行》词中的名句“杜鹃声里斜阳暮”之“斜阳暮”，曾引起不小的争议，宋词话中有大量的记载，虽多稗贩抄袭，但也可看出他们的兴趣所在。秦观的女婿范元实在《诗眼》

中曾说前辈批评此句语意重复,后不断有人作出解释。

王楙(1151—1213)《野客丛书》卷二十:

《诗眼》载:“前辈有病少游‘杜鹃声里斜阳暮’之句,谓‘斜阳暮’似觉意重。”仆谓不然,此句读之,于理无碍。谢庄诗曰:“夕天际晚气,轻霞澄暮阴。”一联之中,三见晚意,尤为重叠,梁元帝诗“斜景落高春”,既言“斜景”,复言“高春”,岂不为赘?古人为诗,正不如是之泥,观当时米元章所书此词,乃是“杜鹃声里斜阳曙”,非“暮”字也,得非避庙讳而改为‘暮’乎?”^[12]

王楙的辩解相当有说服力,谓作诗可不避语意上的重复,笔致洒脱之处正不必拘泥,但他不免有所疑问,因为他看到米芾的书法里“暮”作“曙”,因而产生了是避讳所致的想法。其实在他之前就有人认为因避讳的原因而把“斜阳树”改成“斜阳暮”。

项安世(1129—1208)《项氏家说》卷八:

歌者多因讳避,辄改古词本文,后来者不知其由,因以疵议前作者多矣。如苏词“乱石崩空”,因讳“崩”字,改为“穿空”。秦词“杜鹃声裏斜阳树”,因讳“树”字,改为“斜阳暮”,遂不成文。……近年,因为慈福太皇家讳“近”字,凡“近拍”者皆改为“傍拍”,他时必不能晓傍拍之义也。^{[1]第706册,第546页}

项安世的看法显然有合情合理之处,因为他所知有歌者为避慈福太皇家讳而把“近拍”改成了“傍拍”。他的看法因真本即秦观手迹的出现而更加得到证实。上引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可知秦观真本原作正是“斜阳树”,说明“斜阳暮”是后人所改,是为了避讳而改。避何人之讳?秦观本人博学多才,又为何不避讳?考虑到文本在流传中被篡改,项安世认为不能过多地“疵议前作者”。

黄溍(1277—1357)《日损斋笔记》:

范元实《诗眼》曰:“予诵少游词‘杜鹃声里斜阳暮’,山谷曰:‘既云斜阳,又云暮,即重出也。’欲改‘斜阳’为‘帘栊’。予曰:‘既云孤馆间春寒,似无帘栊。’山谷曰:‘亭传虽未必有帘栊,有亦无害。’予曰:‘此词本模写牢落之状,若云帘栊,恐损初意。’山谷曰:‘极难得好字,当徐思之。’”宝祐间,外舅王君仲芳随宦至郴阳,亲见其石刻,乃“杜鹃声里斜阳树”,一时传录者以“树”字与英宗庙讳同音,故易以“暮”耳。盖其词一经元祐名公品题,虽有知者,莫敢改也,外舅每为人言,而为之永慨。或曰:“传录者既以庙讳同音而为之讳,少游安得不讳乎?”是不然,陆放翁引《北史》:齐神武相魏时,法曹辛子炎读署为树,神武怒其犯讳,杖之。则二字本不同音,今皆讳避,则以为一音矣。由是言之,则树字本不必避。《礼部韵略》讳而不收者,失于不考也。况当时诸公诗篇中所用树字不一,姑以大苏集中所载而言,则“庭下梧桐树”及“树头初日挂铜钲”、“闾风惊树罢琅玕”、“孤城吹角烟树里”、“清风欲发鸦翻树”等句,作于熙宁、元祐、绍圣、元符间,未尝以为讳,何独疑少游之不避耶?^[13]

黄溍的解释切当,为我们最终解开了“斜阳树(暮)”的疑问。英宗名赵曙,“曙”与“树”在秦观看来不同音,在苏轼一班人看来也不同音,所以他们诗词中都没有避“树(曙)”字讳。但历史上曾发生有人“读署为树”而被杖的事情,所以在一些人看来应避此讳。一旦“斜阳暮”三字成为定案(刻石),就流传开来,于是就有人认为秦观没有考虑到语意重复的问题。幸好有真本和石刻存在,可证明秦观原作是“斜阳树”。通过几位学者探讨,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但今天给秦观词作注者,都没有利用黄溍的研究成果。

三、鉴赏价值

词人词作真迹,不仅可以据之考察词作初创之面貌,并可据以考察词人笔迹,了解其书法水平,并可进一步据以考察词人人品、情趣。蒲道源

《闲居丛稿》卷十《跋李希仁所藏王山木草书诗词卷》：“文章翰墨，古人以为士之余事，盖言其行己大方，有不在是者。然即其文以考其学问之渊源，因其字以见其心画之劲正，则所系固不轻矣。”^[1]第1210册，第654页所言甚是。

（一）可以观笔迹

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二十七：

范元卿中秋词帖行书，十行。“寻常三五，问今夕何夕，婵娟都胜？天豁云收崩浪净，深碧琉璃千顷。银汉无声，冰轮直上，桂湿扶疏影。纶巾玉麈，庾楼无限清兴。谁念江海飘零，不堪回首，惊鹊南枝冷。万点苍山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香雾云鬟，清辉玉臂，醉了愁重省。参横斗转，辘轳声断金井。”

右淳熙右史范公端臣，字元卿，中秋词帖真迹一卷，予旧传此词于乐府，实为月夕绝唱。今观笔妙，斯亦称矣。绍定戊子二月得之嘉兴俞氏。赞曰：猗望舒，盛三五，光璇仪，韵金缕，伟健笔，作奇语，谁知音，传乐府。^[14]¹⁴⁰

范端臣笔迹让岳珂称妙，称“伟健笔”，加上他认为范氏此词“实为月夕绝唱”，此真迹带给岳珂的书法美感是不言而喻的。

吴师道（1283—1344）《吴礼部诗话》：

张安国赋《满江红》云：“千古凄凉，兴亡事、但悲陈迹。凝望眼、吴波不动，楚山丛碧。巴滇绿骏追风远，武昌云旆连天赤。笑老奸、遗臭到如今，留空壁。边书静，烽烟息。通轺传，销锋镝。仰太平天子，圣明无敌。蹙踏扬州开帝里，渡江天马龙为匹。看东南、佳气郁葱葱，传千亿。”虽间采温、张语，而词气亦不在其下。尝见安国大书此词，后题云：“乾道元年正月十日。”笔势奇伟可爱。^[15]

吴师道曾亲见张孝祥（1132—1169）大书《满江红》词，当不是看他本人亲自书写，因为二人不是生活在同一时代，吴应是看到张孝祥所亲书之真迹。此真迹明确署上书写时间，辛更儒校注

《张孝祥集编年校注》据以给此词编年。所言“笔势奇伟可爱”，也可证状元张孝祥的书法水平不一般。

（二）可以见人品

刘诜《桂隐文集》卷四《跋文信公和东坡赤壁词后》：

坡公此词妙绝百代，然恨鲜得其所自书者。信国文公所和，雄词直气，不相上下，而真迹流落如新，尤可谓二美具矣。昔朱文公少时尝学曹《表》，刘共父学《鹿脯帖》，文公以其字画古诘之，共父谓：“予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篡贼，何论古今？”文公终身以为愧。呜呼！此书距今才四十年，其可敬慕，何必在千载之上哉？^[1]第1195册，第201页

上文中，《鹿脯帖》即颜真卿楷书，曹《表》指曹操所写表文，如《谢龚费亭侯表》等。刘共父评文天祥《酹江月·驿中言别》词与书法并美，以文天祥为宋之忠臣，人品卓绝，其书法可“敬慕”，值得学习。他批评朱熹学曹《表》不当，朱熹终身引以为愧。这说明人品在真迹的摹写中有很大的作用，人品不佳者其真迹有人认为不值得学习。

（三）可以观情趣

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十五：

黄鲁直催绣词帖行书，四行。“前岁迷藏花柳，恰恰如今时候。诸事几时休，镜中赢得清瘦。生受，生受，更被养娘催绣。”《归田乐令》。

右山谷先生催绣词帖真迹一卷，先生平生语庄，此帖故游戏耳。观其序晏小山词有曰：“余少时间作乐府，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独罪余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其悔雕篆至矣。此岂自放毫楮间。三生结习，犹有未忘者耶？书出众帖中，亦别而系之者。赞曰：词以寓意，何适非理。游戏翰墨，亦或张弛。此篇所传，观蜡之比。众而不淫，庶几在此。^[14]²²⁶

《全宋词》所录黄庭坚《宴桃源》：“天气把人

僦僦。落絮游丝时候。茶饭可曾炊，镜中赢得销瘦。生受。生受。更被养娘催绣。”岳珂《宝真斋法书赞》所录《归田乐令》（应为《宴桃源》）词另有校勘价值。岳珂跋语颇能揭示黄庭坚平生情趣，虽然他年轻时作小词受到法秀道人呵斥，但到老仍不忘此游戏笔墨。“词以寓意，何适非理”云云，可谓参透此词。所谓“观蜡”，即孔子所云“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之意，典出《礼记·杂记下》。

（四）可以证交往

真迹上有多人唱酬之作，是文人诗文交往的最好证明，具有自足性。

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中：

庆元丙辰冬，姜尧章与俞商卿、钜朴翁、张平甫自封禺同载诣梁溪，道吴淞，既归，各得诗词若干解，钞为一卷，命之曰《载雪录》。其自叙云：“予自武康与商卿、朴翁同载至南溪，道出苕霅、吴淞，天寒野迥，仰见雁鹜飞下玉鉴中，诗兴横发，嘲吟吟讽，造次出语便工，而朴翁尤敏不可敌。未浹日，得七十余解，复有伽语小词，随事一笑。”……且云此编向见之雪林李和父，后归之僧颐蒙，乃朴翁手书也。古、律、绝句、赞、颂、偈、联句、词曲、纪梦凡一百五十三，多集中所无者。萧介父题云：“乱云连野水连空，只有沙鸥共数公。想得句成天亦喜，雪花迎棹入吴中。”孙季蕃云：“诗字峥嵘照眼开，人随尘劫挽难回。清苔载雪流寒碧，老我扁舟独自来。”^[16]

姜夔与俞商卿、钜朴翁在梁溪、吴淞唱和酬赠之作，姜夔作序，钜朴翁手书，命曰《载雪录》，凡各体作品一百五十三篇，多不存他们的集子中。今《载雪录》不传，周密曾观览真迹，并作记载，可以使后世略知他们的交往。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

秦少游所作《千秋岁》词，予尝见诸公唱和亲笔，乃知在衡阳时作也。少游云：“至衡阳，呈孔毅甫使君。”其词云云，今更不载。毅甫本云次韵少游见赠，其词云：“春风湖外，红杏花初退。

……。”其后东坡在儋耳，侄孙苏元老因赵秀才还自京师，以少游、毅甫所赠酬者寄之，东坡乃次韵录示元老，且云：“便见其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之意。”其词云：“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豫章题云：“少游得谪，尝梦中作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死于藤州光华亭上。崇宁甲申，庭坚窜宜州，道过衡阳，览其遗墨，始追和其《千秋岁》词。”云：“苑边花外，……。”晁无咎集中尝载此词，而非是也。少游词云：“忆昔西池会，鸳鸯同飞盖。”亦为在京师与毅甫同在于朝，叙其为金明池之游耳，今越州、处州皆指西池在彼，盖未知其本源而云也。^[17]

吴曾曾见过孔毅甫、苏轼、黄庭坚唱和秦观《千秋岁》诸词的亲笔，了解他们的交往，指出西池是京师金明池，非越州、处州的西池，并指出晁无咎集中的《千秋岁》词非晁无咎所作。若不是细读诸人唱和词真迹，对他们的交往多作了解的话，就不能看出这两种错误。《全宋词》仍据《乐府雅词》卷上将晁无咎集中的《千秋岁》收在晁无咎名下，另亦收在黄庭坚名下。

（五）可以彰名胜

李之仪《姑溪居士前集》卷三十九《跋山谷二词》：

当涂僻在一隅，与淮南、西浙皆接壤，距京师亦不甚远，溪山之秀，饮食之富，他处未易过之，异时为守多有荐绅间知名士，来者往往爱之，以故流传，以为胜地，然独无文词翰墨表发其胜。不免或有异论，鲁直自放废中起为吏部郎，再辞不起，遂请无为、当涂，而得当涂，犹蹭蹬几一年方到官，既到，七日而罢，又数日乃去，其章句字画所留不能多，而天下固已交口传诵。欲到其地想见其真迹，及其所及之人物，皆不可得为不足，由是当涂鼎然真东南佳处矣，事固有幸不幸者，其来已久，卓然自起，有以见称，而有托，特无有力者，小发明之则沦落湮没，遂同腐草者，固不少，如苏小、真娘、念

奴、阿买辈不知其人物技能果何如，而偶偕文士一时笔次，夤缘以至不朽，则所谓幸者，詎不谅哉。如欧与梅者，斯又幸之甚者焉，余居当涂凡五六年，鲁直所寓笔墨无不见之，独求此二词竟不知所在，比迁金陵又二年一日，杨君庶之以书见抵，并以之相示而求记其后，方知在杨氏，深藏不妄示人也。杨君岂以余与鲁直厚故见诿，而久之方出者，亦或别有所谓耶？所谓欧与梅者，皆当涂官奴也，鲁直赋二词，且有诗云：‘欧靓腰支柳一涡，大梅推拍小梅歌。舞余细点梨花雨，奈此当涂风月何。’盖为是也。^[1]第1120册，第576-577页

当涂虽有溪山之秀、饮食之富，但无文词翰墨表发其胜。黄庭坚偶来当涂为官，不过七日而去，但是他在当涂留下两首词真迹，辗转为李之仪所得。词写到当涂两名官妓欧与梅，李之仪认为此

两首词为当涂增佳处。黄庭坚《木兰花令》云：“庾郎三九常安乐。使有万钱无处著。徐熙小鸭水边花，明月清风都占却。朱颜老尽心如昨。万事休休休莫莫。樽前见在不饶人，欧舞梅歌君更酌。”亦述及欧与梅。

四、结语

唐宋时代文人的书写真迹，今日格外珍贵，一些真迹被收藏界当作宝藏，一般读者难以看到。而对于唐宋文学研究来说，文学作品的真迹保存到今天是少之又少，有些真迹仅是后世的摹本，可信度不免大打折扣。好在唐宋时代的文人对唐宋文学作品真迹有所记载，这对推求唐宋文学作品的原貌提供了支持。本文仅从唐宋词的角度，对文献记载的唐宋词真迹做了一个大概的研究。对于唐宋诗、唐宋散文以及一切唐宋文学作品来说，从唐宋时代文献以及唐宋以后文献记载真迹的角度来研究作品原貌，不失为一条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 [1] 永瑤，纪昀.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M].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2] 陆游. 老学庵笔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1.
- [3] 张端义. 贵耳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5：52-53.
- [4] 王若虚. 滹南遗老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5：253.
- [5] 周必大. 益公题跋[M]. 北京：中华书局，1985：52.
- [6] 费衎. 梁溪漫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91：73-74.
- [7] 楼钥. 攻媿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022-1023.
- [8] 周密. 齐东野语[M]. 北京：中华书局，1985：254-255.
- [9] 胡仔. 茗溪渔隐丛话前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0] 张邦基. 墨庄漫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5：77.
- [11] 陈鹄. 西塘集耆旧续闻[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7.
- [12] 王楙. 野客丛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95.
- [13] 黄潛. 日损斋笔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95.
- [14] 岳珂等. 宝真斋法书赞[M]. 台北：世界书局股份有限公司，2009.
- [15] 吴师道. 吴礼部诗话[M]. 北京：中华书局，1985：32-33.
- [16] 周密. 浩然斋雅谈[M]. 北京：中华书局，1985：25-26.
- [17] 吴曾. 能改斋漫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5：424.

(责任编辑：王圆圆)